

## 製琴師——提琴藝術的源頭

彭姿敏 報導

2019/05/12

說到製琴師，就會令人聯想到宮崎駿作品《心之谷》的男主角天澤聖司，他對小提琴極為熱愛，為了成為頂尖的小提琴工匠，高中時便決定將來要到義大利實現自己的夢想。來到新北市板橋，我沿著導航的指示走進一條販賣許多傳統小吃的巷子，這與我在大馬路上看到有著商業招牌與裝潢的琴行有些落差，讓我不禁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走錯方向。邱崇璋提琴工作室由外觀看來是普通的住宅，但進入室內映入眼簾的不是一般家庭的客廳，而是幾張工作桌，以及充滿工具的牆面，而當時除了製琴師邱崇璋以外，還有三位學員正在製作自己的小提琴。

訪談並沒有直接開始，製琴師邱崇璋先花了些時間解決學生的問題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客廳就是工作室的關係，這個場域的氛圍輕鬆卻嚴謹，非常特別，而我就坐在一張凳子上環顧四周，看著各式各樣、亂中有序的器具，感受著另類的藝術氛圍。等事情告一個段落後，邱崇璋帶著靦腆的微笑坐到我面前，他的手似乎是剛剛在指導學員時，被工具割傷，我想除了處理琴的事務外，受傷流血也是製琴師的日常吧。



邱崇璋（左）正在解決學員的疑問。（圖片來源 / 彭姿敏攝）

## 人生 意想不到的轉折

學著學科、按照傳統升學體制走的學生，誰也想不到，邱崇璋自從高中時期學習小提琴後，就陷入小提琴的世界，儘管不像音樂班學生受過試唱、聽寫、樂理能力的訓練，他仍憑藉著對小提琴的熱愛與堅強的實力，進入了台灣藝術大學音樂系，展開四年的小提琴生涯。相較於大多數從小就讀音樂班的同學，邱崇璋直到高中才開始接觸小提琴，能夠進入藝術大學並就讀音樂系代表有著優良的能力，對此他也謙虛地表示自己是運氣好。

至於為何不當音樂老師或演奏家，而決定踏上小提琴的另外一條道路——製琴，邱崇璋說自己其實更喜歡手作，而且在拉琴的過程中就對小提琴的構造非常有興趣，「所以我其實念音樂系的時候一天到晚跑去別人的工作室，然後我問那些前輩說，如果我想要學做這個有什麼管道。」他說。但是轉換跑道的過程並不算順遂，除了因為很少人在做這行之外，十、二十年前製琴師這個行業也較為封閉，大家會擔心如果把這項技術教了別人，以後他們會成為自己的競爭對手。邱崇璋說：「困難當然最明顯的就是找不到人教，那真的想要學就是出國學。」

於是，讀完四年的音樂系，邱崇璋接著遠赴英國紐華克製琴學校鑽研小提琴的製作，而當時令他印象最為深刻的，是在專業的職業學校。學生們不做其他與製作、修理小提琴無關的事情，在課餘時間他們仍會想辦法找到空教室繼續練習，甚至在外面租房子也會把客廳改裝成工作室。「因為我們那時候是住外面，就會跟幾個同學合租，然後客廳直接改裝成工作室，所以我們都沒有客廳，就是工作室，就跟這邊（邱崇璋提琴工作室）一樣。」



擺著一張張的工作桌，在這裡客廳就是工作室。（圖片來源 / 彭姿敏攝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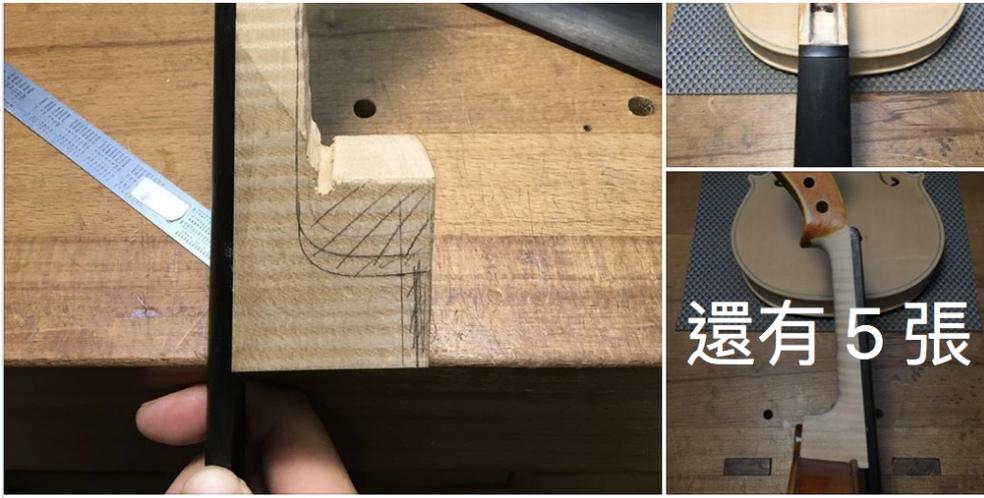
## 學成歸國 致力改變製琴環境

2012年學成歸國，邱崇璋決定在故鄉新竹縣竹東鎮開一間工作室，身為土生土長的竹東人，儘管他知道臺北的環境比竹東好，仍然選擇在故鄉開業，因為他希望能用學成的這項技藝提升竹東的藝文氣息。沒想到四年過去後，他發現這裡是一個停滯的小鎮，「我在竹東看了四年的結果就是覺得好像沒什麼變化，就是跟過去一樣，就是真的它是一個停滯的城鎮，而且是我成長的城鎮，所以想到就有點難過，我就想說那我要離開了。」他無奈地笑著說。於是邱崇璋毅然決然離開故鄉竹東，來到台北開工作室，他希望在教育與生活條件發展較快的台北，能夠把自己學成的技術帶給更多人，不論是拉小提琴的人或是修小提琴的人。

或許是因為學習製琴的歷程中發現台灣在這個行業的窘境，在英國留學期間，邱崇璋也經常在部落格分享一些關於小提琴的文章，直至現在，他也頻繁地在工作室的臉書專頁分享一些關於修琴、製琴以及其他跟小提琴相關的貼文。而讓他持續不斷這麼做的原因，就是希望能夠讓這個行業更加透明化，不論是對於小提琴的買賣，或是學習製琴技術，抑或是讓小提琴的擁有者更了解琴的狀況。

「那個時候也是覺得拉琴的人對樂器真的太不了解了，就是修到大學唸到音樂系了，還是對自己手上的琴不了解。」或許我們會認為拉小提琴的人不了解琴的健康狀況非常不可思議，不過這與懂小提琴的人不願將數據公開，以及純粹拉琴的人通常不會有各式各樣的工具去測量都有所關聯。除了小提琴狀況的判斷，其實在樂器買賣方面上，資訊不夠對稱與透明化，買琴的人往往不了解一把琴的合理價格，也不懂得如何用琴的外觀去判斷，因此買琴的人多花了兩到三倍的價格買琴的情形已是見怪不怪。





邱崇瑋透過自己修理與製作琴的過程去分享更多有關小提琴的知識，讓資訊更能為人所知。(圖片來源 / 截圖自Facebook)

## 製琴師——時間藝術的源頭

許多音樂家經常會說：「音樂是一種時間藝術。」因為音樂是在一定的時間內演繹出一段旋律，而且不能重來。音樂藝術之所以能夠發揚光大，除了技巧優良的演奏者本身，製琴師也是幕後的一大功臣。

或許小提琴從外觀上來看就是一個音箱加上四條弦，其實並不然，它的構造十分精密，只要有一個細節沒有調整好，就可能影響聲音或造成演奏者使用不順暢。像是構成音箱的面板與背板，它們的弧度會直接影響小提琴的音響，此處也是邱崇瑋在製作一把琴時最注重的地方，「面板跟背板弧度有一點點不太一樣，然後厚度的分布也不太一樣，他有他聲學上的考量。」而如何將一塊木板磨至適當的弧度，沒有其他機器的幫忙，製琴師靠的是自己的雙手以及無限的耐心，當然其他的構造也不例外。

「做一把琴喔，如果算時間的話大概五百個小時(約21天)吧。」邱崇瑋說，除了影響聲音的弧度以外，另外一個邱崇瑋非常注重與堅持的地方，是小提琴的琴頭線條。這裡影響的不是聲音，「完全是因為美觀。」他說。而一位在場學習製琴的學員說：「老師(邱崇瑋)要求比較細，比較嚴格，可能是因為這個關係到那個拉的聲音的共鳴，所以他(邱崇瑋)就是你差一點點都不行。」其實，從邱崇瑋與學生的互動當中，可以看出學員對他的專業有著一定的信任與尊敬，而他也毫不吝嗇地將他的專業教給學員。





學員依照邱崇瑋的指示測量面板的弧度。(圖片來源 / 彭姿敏攝)

問到小提琴哪一處他認為修起來最困難，邱崇瑋則認為，只有要花很多時間修的地方，倒是沒有真的是說很難的東西，也就是只要願意花時間做，到最後都一定可以做得完、做得出來，他說：「就算今天一把琴真的是都全部都撞碎了、撞爛了，其實只要花時間慢慢拼、慢慢黏，其實最後都還是修得完。」所謂成功的唯一秘訣就是堅持到最後一分鐘，要達成目的就必須花時間一點一點耐心地完成，許多事情何嘗不是如此，如果音樂是一種時間藝術，那麼製琴肯定也是一種另類的時間藝術，或者可以說它是時間藝術的源頭。





小提琴構造的每個細部都需要花時間做細膩的調整。(圖片來源 / 彭姿敏攝)

最後邱崇璋也分享了讓他能持之以恆的動力來源，「我覺得製琴師有一個動力就是說，我們看到很多好的琴的時候，當然也會希望自己跟他們做得一樣好。」就是這個對小提琴的執著與熱情，只要看到好琴，不論是以前留下來的名琴，或是有哪個部位做得很好的製琴師，他都希望自己能做得跟他們一樣好。「對啊，然後你就會希望說多花一點時間下去做，然後哪裡可以做得更好這樣，一把要比一把更進步。」他說。

製琴師不像音樂家能夠在台上綻放光芒，他們默默耕耘，一心一意只將注意力放在如何讓一把琴，有著高品質的聲音與優雅的外觀。我想他們對於小提琴的執著可能更勝於小提琴家，無時無刻都在為了小提琴而努力，隨時隨地希望能藉由一己之力讓演奏者演繹出更好的琴聲。

縮圖來源：彭姿敏攝



記者 彭姿敏



編輯 許家芸

延伸閱讀

解構神秘音樂盒

